

文帝代王諱鬱律勒兵將擊之匹磾棄妻子奔樂陵

依邵續曹疑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爲斷

勒許之秋九月平北將軍祖逖使督護陳超襲

勒將桃豹超敗沒于陳冬十月征虜將軍虎與

左長史張敬右長史張賓左司馬張屈六右司

馬程遐及諸將佐百餘人勒勒稱尊號勒下書

曰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惶如臨深薄

豈可假尊竊號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

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況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三

三

國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

復紛紜自今敢言刑茲無赦乃止勒又下書曰

今大亂之後律令煩滋其採集律令之要爲施

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貫志造辛亥制度五

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十一月勒文武將

佐等一百二十九人復上疏曰臣等聞有非常

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

事是以三代陵遲五伯迭興靜難濟時績侷廢

古伏惟殿下天縱聖哲誕應符運鞭撻宇宙

成皇業普天幸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

繼物望去劉氏威懷於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

山川夷靜星辰不孛夏海重譯天人係仰誠應

升御中壇卽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尺寸之潤

請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漢昭烈

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內魏郡汲郡頓邱平

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并前

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

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尸二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三

四

十九萬爲趙國封內依舊改爲內史準禹貢復

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

于塞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劔司三州通

置部司以監之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羣望也勒

西向而讓者五南向而讓者四百條皆叩頭固

請勒乃許之戊寅僭卽趙王位大赦境內殊死

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弟力田死義之孤

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二石大酺七日依秦

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時

晉太興二年也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公署  
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竝領經學祭酒  
理曹參軍上黨續咸及庾景爲律學祭酒任播  
崔濟爲史學祭酒中壘將軍支雄游擊將軍王  
陽竝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  
劉羣劉謨等爲門生主書司典胡人出門重其  
法禁不得陵侮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遣使循  
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饗其羣  
下衣冠儀物從容可觀矣加張賓大執法專總

十六國春秋

卷五

五

朝政位寇僚首署虎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  
軍事尋加驃騎將軍侍中開府賜爵中山公自  
餘羣臣授位進爵各有差署前將軍李寒領司  
兵勲教國子擊刺戰射之法命記室佐明楷程  
機撰上黨國記大中大夫傅彪賈滿江軌撰大  
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  
于志羣臣議請論功勒下令曰自孤起軍十六  
年于茲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  
石備嘗艱苦其托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爲賞

之所先若身見存爵封輕重隨功位爲差死事  
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亡申孤之心也  
勒遣使乞和於魏請爲兄弟平文帝諱穆斬其  
使以絕之是年塗中有大石二丈許自立勒命  
斷之有魚羊之文於是字玄羊先是太康中有  
山石似蹲狗之狀行者過輒吠之

趙王二年春正月勒下書禁國人不聽執一作  
嫂及在喪婚娶至於燒葬令如本俗段末杯攻  
段匹磾破之匹磾謂平北將軍冀州刺史邵續

十六國春秋

卷五

六

曰吾本塞族以慕義破家君不忌久要請相與  
共擊末杯君之惠也續曰賴公威德續得效節  
今公有難豈敢不俱遂共擊末杯大破之匹磾  
與弟文鴛攻薊勒知續勢孤遣中山公虎將兵  
乘虛圍厭次孔萇攻續別營十一皆下之二月  
辛未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自出擊虎虎伏騎  
斷其後遂執續使降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  
欲雪國耻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  
奉匹磾爲主勿有二心時尚書吏部郎劉胤聞



虎攻厭次言于元帝曰北方藩鎮皆沒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爲石虎所制則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存救援帝將遣兵救之間續陷沒而止匹礮自薊還未至厭次知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爲虎所遮文鴛以親兵數百力戰始得入城與續子緝兄子存竺等嬰城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入表宅心遺晉怖威遠竄揚越而續蟻封海阿跋扈王命以孤德不足爲君耶何無上之甚也國

十六國春秋

卷三

七

有常刑於汝甘平續對曰晉末饑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庚全老幼屬大王龍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恕言還遺晉仍荷寵授擔節盡忠實無二心且受彼厚榮而復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于明朝矣周文王生于東夷大禹出于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當何常耶伏惟大王聖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孰不延首神化耻隔皇風而況囚乎使囚去真卽僞不得早叩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

大王也爨鼓之刑囚之恒分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夫忠於其君者乃吾之所求也命張賓延之于館厚撫之尋以爲從事中郎因下令自今剋敵獲俊必生致之無得擅殺冀獲如續之流續旣爲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慨以勵羣臣三月趙將尹安宋始宋恕趙慎四軍竝據洛陽各相疑阻莫有固志司州刺

十六國春秋

卷三

八

史李矩頽川太守郭默各遣千騎至洛以鎮之安等乃同謀叛降于勒勒遣石生率騎五千赴之矩默軍皆退安等復叛勒遣使乞降於默默又帥步騎五百入洛陽石生以四將相謀不能日安乃虜宋始一軍渡河而北河南之民相率歸于李矩勒親帥大衆襲矩矩假爲榮陽太守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乃遣老弱入山令所托牛馬散野因設伏以待之勒軍士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勒衆大敗失首虜甚衆勒乃

還夏五月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龕于檀邱龕帥眾叛勒復降于晉勒大怒命張敬據守要害時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滹沱汎溢衝山陷谷巨松摧拔浮于滹沱東至渤海原隰之間皆如出積六月孔萇攻陷匹磾十餘營萇恃勝而不設備文鴛夜擊之大敗而歸秋七月祖逖將韓潛與勒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西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以上臺又令數

十六國春秋卷三

九

人擔米偽爲疲極而息于道豹兵逐之皆棄擔而走豹兵久饑得米以爲逖士衆豐飽益懼無復膽氣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逖遣韓潛及別將馮鐵衛策等邀擊于泚水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邱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邱數遣兵要截勒兵勒屯成漸感候騎常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拒逖爲逖所破勒鎮成歸逖者甚多逖將平中原善

于撫綏自河以南多叛勒歸逖勒患之不敢窺兵河南乃下書曰祖逖屢爲邊患逃北州士民望也倘有首邱之思其下幽州成臯縣使修逖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冀逖如趙他感恩輟其邊寇逖聞之甚悅勒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逃牙門將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勒勒斬之送首于逃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逃深德之遣參軍王愉使勒贈以方物

十六國春秋卷三

十

修結和好勒厚賔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馬百疋金五十斤答之自是勒之叛歸逃者逃皆不納禁諸將不得侵暴勒民充豫之間稍得休息八月常山崩陷于餘家勒始制軒轅之樂八佾之舞作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車旗自是禮樂備矣九月勒使中山公虎率步騎四萬討徐龕龕遣長史劉宵詣勒乞降送妻子爲質納之冬十月徐州刺史蔡豹屯於譙城虎進攻豹豹夜遁退守下邳爲徐龕所敗虎引軍城封

邱而還徙朝臣掾屬以上士族者三百戶  
國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勒宮殿及諸門  
始就制法令甚嚴諱合尤峻諸物皆改名如胡  
餅曰麻餅胡葵曰香綬胡豆曰國豆初有門戶  
之禁有醉人乘馬突入府門勒大怒責宮門小  
執法馮翥曰夫人君爲令將使下之無犯吾尚  
望威行天下況于官闕之間乎向走馬入門爲  
是何人而不彈白故縱之耶翥見問惶遽誤對  
忘諱對曰向有醉人乘馬馳入卽已呵禁而不  
十六國春秋卷三

士

可與語所謂醉人難與言非小吏所能制勒笑  
曰醉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十一月中山公  
虎擊託候部掘咄哪於斡北大破之俘獲牛馬  
二十餘萬勒清定五品以張賓領選復更定九  
品署張班爲左執法郎孟卓爲右執法郎典定  
士族副選舉之任命公卿及州郡歲各舉秀才  
至孝廉清潔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署  
都部從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職準丞相司  
直

趙王三年春正月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  
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宇也其擬洛陽之  
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汪帥使工匠五  
千採木以供之二月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三男  
一女武攜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令曰  
昔周之興也四乳八子今武妻一乳四子可爲  
慶過姬祥美比曩日二儀諧暢和氣所致其賜  
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四疋以肅迎嘉  
祥三月中山公虎攻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  
十六國春秋卷三

士

磾於厥次孔萇攻拔匹磾部內諸城匹磾召弟  
文鴛還厥次虎先縱騎抄掠城左右文鴛登城  
臨見不勝其忿欲出擊之言于匹磾曰我以勇  
聞故爲民所倚仗今見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  
民失所望誰復爲我致死乎遂帥壯士數千騎  
出戰殺傷甚衆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大兄  
與我俱是塞族久欲與兄同爲一家今天不違  
願於此得相見何爲復戰請釋杖鴛罵曰汝爲  
寇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故令汝得至此



我寧鬪死不爲汝屈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力戰不已自辰至申勒兵四面解馬羅披自前捉鴛鴦力竭聽殺數人而後被執城內奪氣匹禪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樂安內史泊勒兵不聽泊復欲執臺使王英送于虎匹禪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敗將所未聞也因謂英曰匹禪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

十六國春秋

卷三

十三

心不忘本遂渡河南旣而勢窮泊及兄子緝竺等輿輓出降匹禪朝服持節賓從出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喪國因以此旣不能死又不能爲汝敬也勒及虎素與匹禪結爲兄弟虎卽起拜之送之襄國勒署匹禪爲冠軍將軍文鴛爲左中郎將衛麟爲右中郎將皆金紫綬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并幽州遼西已西諸屯結皆陷于勒匹禪不爲勒禮常著朝服著晉冠持晉節久

之與文鴛邵續等謀于國中推爲盟主事露被殺文鴛邵續亦遇鳩死秋七月從事中郎劉奧坐營建德殿井木斜縮斫于殿中諱悔之贈太常建德校尉王和掘得員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爲瑞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埋滅遂命下禮官爲準程定式又得一鼎容四斗中有大錢三十文曰一當百百當千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于永豐倉因此

十六國春秋

卷三

十四

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疋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于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勒徙洛陽銅馬翁仲二於襄國列之永豐門冬十月勒悉召武鄉耆舊赴襄國旣至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因以武鄉比之豐沛萬世之後竟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十一月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用醴酒行之數年無

後釀者尋署虎爲車騎將軍率騎三萬討鮮卑  
鬱弼於離石俘獲男女及牛馬十餘萬鬱弼奔  
烏丸悉降其衆城

趙王四年春二月勒世子興死立子弘爲世子  
諸爲領中領軍遣中山公虎統中外精卒四萬  
擊徐龕龕堅守不戰虎築室返耕列長圍守之  
夏四月晉鎮北將軍劉隗降勒拜鎮南將軍封  
爲列侯是時祖逖已死其弟約代兄領豫州鎮  
譙以術士戴洋爲中典軍庚辰禺中時忽有大

十六國春秋

卷三

五

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  
城東至歷陽當嚴守以備之六月大旱秋七月  
虎攻陷太山執守將徐龕送之于襄國勒盛之  
以叢於百尺樓自上擗殺之坑其降卒三千人  
晉兖州刺史郝鑒爲虎所逼懼自鄒山退屯下  
邳一作八月琅邪內史一作孫默以郡叛降于  
勒冬十月三日勒遣別將寇河南騎兵至譙城  
東戴洋言於祖約曰賊必向城父可遣騎水南  
道之步軍于水北斷其要路賊必自敗約竟不

從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還約將魯延請追之  
洋曰不可約又不聽使兄子智與延追之勒將  
僞棄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復還掩擊智  
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遂陷城父約不能禦退  
屯壽春勒將轉寇陳留拔之徐兗間壘壁多送  
任請降皆就拜守宰先是清河張披爲程遐長  
史遐甚委昵之張賓舉爲別駕引叅政事遐疾  
披去已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弘卽遐之甥也  
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詣之曰

十六國春秋

卷三

六

張披與張賓爲遊俠門客百餘乘物望皆歸之  
非社稷之計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以爲然至  
是急召披不時至因此殺之賓知遐之間已遂  
弗敢請十二月濮陽景侯張賓卒勒哭之慟乃  
以程遐爲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  
懼赴于程氏矣勒征虜將軍石他敗王師於鄒  
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境內大疫死者十有二三  
乃罷徵文殿作遣將軍王陽屯於豫州有闕關  
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鄧之間騷然震動是年

魏平文帝崩烈帝立諱賀木親政事太后臨朝遣使與勒通和時人謂之女國使

趙王五年春三月勒寇彭城下邳徐州刺史卞

敦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夏四月勒遣使

結好於慕容廆廆執送建康五月大旱佛圖澄

於石井崗掘得堯龍長尺餘漬之以水良久乃

蘇既而呪之祭之以酒龍騰空而上須臾天遂

晦暝雨乃大降因名龍崗秋八月勒遣中山公

虎統中外步卒一作騎四萬擊安東將軍青州刺

十六國春秋卷七

史曹疑疑欲徙海中保根余山會疾疫甚計

未及就虜進圍廣固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

呂披皆以郡降虎以石他爲征東將軍擊羗胡

於河西左軍將軍石挺濟師于廣固疑遂出降

送於襄國殺之虎欲盡殺疑衆青州刺史劉微

曰今留徵使牧民也無民焉牧徵將歸爾乃坑

其衆三萬留男女七百日配徵使鎮廣固青州

諸郡縣壘盡陷勒司州刺史石生遣騎攻揚武將軍郭誦於陽翟誦多計畧輒設伏以破生

騎虜掠無所得生怒乃自率四千餘騎暴掠諸

縣因攻誦壘接戰須臾退軍堦坂誦率勁勇五

百追生及於磐脂故亭生復大敗進寇襄城俘

獲千餘而還冬十一月勒以叅軍樊坦清貧擢

授章武內史

趙王六年春正月勒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敗

晉將軍劉長遂寇蘭陵攻彭城內史劉續續敗

遁走東莞太守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降勒

二月朔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

十六國春秋卷七

賞帛有差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然雅好文學

雖在軍旅之中常令儒生誦讀春秋史漢諸傳

而聽之皆解其意每以己意論古帝王善惡朝

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

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

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爾其天資英達如

此勒徵徐揚州兵會將兵都尉石瞻于下邳因

寇兖州兖州刺史劉遐懼自下邳退保泗口石

生攻趙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陷壘壁十



餘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  
河東弘農間民不聊生矣夏四月以右常侍霍  
皓為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  
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農桑最修  
者賜爵五大夫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寇許頴得  
獲萬餘降者二萬生遂進陷康城復攻揚武將  
軍郭誦於陽翟誦與賊生大敗死者千餘生收  
散卒退守康城勒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  
之進攻頴川太守郭默俘獲男女二千餘人攻

十六國春秋卷三

十九

陷司州刺史李矩勒又遣別將石良帥精騎五  
千掩襲矩營矩進戰不利執矩外甥郭誦之弟  
元遣元作書以遺矩曰去年東平曹疑西賓直  
誦矩如牛角何不歸命復遣誦塵尾馬鞭以示  
慙懃因與誦書曰賓禮貴弟相同斷金往物為  
信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之母在賊猶不改意  
弟當何論不答冬十月石生屯據洛陽豫州刺  
史祖約退保壽春

趙王七年春正月勒數出遊獵每亟馳騁將侍

於近郊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客雜布如雲一作  
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爾孫策之禍可  
不慮乎枯木朽株盡能為害馳騁之弊今古戒  
之勃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  
書事不須白此輩也馳遂自若是日逐獸草間  
有木馬誤觸之即死勒亦幾殆體小不穩還宮  
歎曰程琅忠臣也不用其言以至於此吾之不  
善追之何及乃賜琅朝服錦綃臂關內侯於是  
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二月勒加宇文乞得歸

十六國春秋卷三

二十

官爵使之擊慕容廆乞得歸為燕所敗棄軍走  
三月北羌王益句除附于劉曜勒將石他自雁  
門出上郡襲之俘斬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  
萬而歸晉都尉魯潛以許昌叛降於勒夏四月  
勒將兵都尉石瞻一作石良寇晉兗州刺史檀斌於  
鄒山斌力戰死勒西夷中郎將王騰襲殺并州  
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春據并州叛降劉曜五  
月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頴川  
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乃遣使附於趙劉曜

遣將劉岳帥衆萬五千東會矩默共攻生克孟  
津石梁二戍俘斬五千餘級進圍生于金城虎  
帥步騎四萬入自成臯關與岳戰于洛西岳兵  
敗績身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塹柵環圍之遏  
絕內外岳衆饑甚殺馬食之虎又擊斬其鎮東  
呼延謨曜自將兵救岳虎帥騎三萬逆戰曜前  
軍劉黑擊破虎部將石聰于八特阪六月虎拔  
石梁執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氏羗二千餘人  
皆送襄國坑其士卒九千餘人擊斬王騰於并  
州坑其士卒七千餘人郭默復爲石聰所敗棄  
妻子南奔建康李矩以劉岳之敗大懼所領將  
士有陰欲歸勒者矩知衆之去已乃率衆自榮  
陽遁歸矩長史崔宣率衆二千降勒於是盡有  
司兗豫三州之地青徐濱淮諸郡縣皆來降附  
勒既平朔方遂置朔州命徙洛陽晷影於襄國  
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於石函置  
千建德前殿立桑梓苑於襄國

趙王八年春三月勒夜微行檢察營衛齋繪帛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一

五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一

五十一

金銀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  
之從者至乃止旦召假以爲振忠都尉爵關內  
侯夏四月石生攻汝南汝南人執內史祖濟以  
郡叛降退記室參軍徐光爲牙門尋并其妻子  
幽之於獄語在光傳冬十月勒既將營鄴宮又  
欲以世子弘爲鎮密與右長史程遐謀配禁兵  
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將軍  
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中山公虎  
自以勲效之重仗鄴爲基雅無去意及修構三  
臺遷其家室由是深恨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  
遐室奸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十一月石聰攻壽  
春祖約屢表請救朝廷不爲出兵聰進寇遂逾  
阜陵殺掠五千餘人京師大震加司徒王導大  
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征討諸軍事以禦之軍  
於江寧歷陽內史蘇峻遣其將韓晃擊聰走之  
十二月晉濟嶠太守劉闔將軍張闔等叛殺下  
邳內史夏侯嘉以下邳降勒石瞻攻河南太守  
王羨於邾城拔之晉彭城內史劉續復據蘭陵

石城石瞻瞻一作瞻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堵發掘不掩覆者推勘之骸骨暴露者縣為備棺殮之具以牙門將王波為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

趙王九年春二月中山公虎率騎五千侵魏煬帝諱紇禦之於句注陘北魏兵敗績徙都大審以避之是歲勒復擊破趙兵涼州牧張駿聞之乃去趙官爵復從晉制

太和元年春二月荏平勒別傳作莊平令師權獲黑兔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三

三

獻之於勒勒下令曰案記應白兔為瑞此黑兔何祥外檢舊典程遐等以為黑兔見水德之祥往公孫臣以為漢家土行常有黃龍為瑞後黃龍見于成紀遂從土德今大趙龍飛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夫兔陰精之獸玄為水色黑色見以表應行以推之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以前咸和三年改元太和大赦境內妹死已下夏四月石堪攻宛南陽太守王國以郡降堪進攻祖約於壽春屯師淮上晉南陽都

尉董幼叛率襄陽之眾降堪祖約諸將佐皆遣使附勒約將潁川陳光起兵攻約約左右閻禿貌類約光謂為約而擒之約踰垣免光遂奔勒堪與石聰引兵濟淮攻壽春秋七月約眾潰奔歷陽壽春百姓陷于堪者二萬餘戶中山公虎帥眾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阪劉曜遣河間王劉述發氏羌之眾屯秦州以備張駿楊難敵自將中外精銳水陸俱進以救蒲阪自衛關北濟虎懼引退曜追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三

十四

擊之八月戰于高候虎敗石瞻死之枕尸二百餘里失其資仗不可勝計虎奔朝那一作朝歌曜濟自大陽圍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塢以灌之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勒榮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于曜襄國大震冬十一月勒欲自將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盛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乃赦徐光



召而問之曰劉才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也當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我行卿以爲何如光曰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懸軍三時以攻戰之利今以大王威畧鸞旗親駕彼必望旌奔敗平定天下在令一舉此之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

十六國春秋

卷三

三

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言是也以問佛圖澄澄言於勒曰昨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秃當此隱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僭位也劬秃當捉也言軍出捉曜也又令童子漿齊七日取麻油合臙脂自研于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卽曜也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甚悅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留世子弘與澄共鎮襄國命石堪石聰及豫

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樂陽使石虎進據石門以右衛將軍石邃都督中軍事時石生爲衛將軍領三千人鎮洛金墉城曜攻之不能下不覺勒軍卒至天曉復來攻城勒自統中軍步騎四萬直赴金墉濟自大場先是流澌風猛軍至而冰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命曰靈昌津勒顛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爾十二月乙亥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

十六國春秋

卷三

三

千勒見曜無守軍大喜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無行出于鞏訾之間曜陳軍十餘萬于洛西南北十餘里勒望見益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乃統步騎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已卯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胄出自閭闔門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狗于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于金谷獲名馬二

百疋赤屬金銀步叉弓鞬三十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爾今已獲之其勅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乙酉勒乃旋師使右衛將軍石邃等帥騎衛曜而北晉冠軍將軍趙叅遣將軍甘留討祖約于歷陽約舉兵逆戰敗以左右下餘人奔降于勒其將牽騰帥眾降于蘇峻勒使王波讓約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遣逃之藪耶而卿敢有覩面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

十六國春秋

卷三

三七

太和二年春正月具禮樂朝羣后侍郎邵恭執麾不降常侍睦洪執又不彈皆下理官二月壬寅劉曜太子熙聞曜被擒大懼帥百官去長安奔于上邽勒遣中山公虎討之將軍蔣英辛恕擁眾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勒勒遣石生帥洛陽之眾赴之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弟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遠近牧守宣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渴讜言也秋八月曜南陽王劉劭率眾數萬自

上邽趣長安隴東諸郡夷夏皆起兵應之衛軍于仲橋石生嬰城自守虎帥騎二萬救之九月虎大破劭兵于義渠劭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擊枕尸千里上邽潰執太子熙南陽王劭及王公卿校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遂屠上邽盡滅劉氏又坑五郡各五千餘人于洛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璽金璽太子玉璽各一於勒進攻集木且羗于河西剋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

十六國春秋

卷三

二天

遂置求石郡于河西國虎又攻氏帥蒲洪羗酋姚弋仲俱降之虎表洪監六夷諸軍事弋仲爲六夷左都督徙氏羗十五萬落于司冀二州是年勒遣使求和於魏烈帝諱翊遣弟昭成帝諱翼如襄國從者五千餘家

建平元年春二月勒羣臣議以勒功業既隆祥符並萃宜時革徽號以答乾坤之望於是虎等奉皇帝璽綬上尊號勒不許羣臣固請乃許之遂以晉咸和五年僭號大趙天王行皇帝事尊

祖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妻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太子署子宏為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斌為左衛將軍封太原王小子恢為輔國將軍封南陽王中山公虎為太尉守尚書令中山王養子石生封河東王石堪封彭城王虎子邃為冀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宜為左將軍挺為侍中封梁王署左長史郭敖為尚書左僕射石長史程遐為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

本朝薄其為人不見者久之右僕射程遐言于勒曰天下初定當顯明順逆故漢高祖斬丁公赦季布也大王自起兵以來見忠于事君者無不褒擢背叛不臣者無不誅夷此天下所以歸伏盛德也今祖約猶存臣竊惑之且約大引賓客又占奪先人鄉里田地地主多怒安西將軍姚弋仲亦以為言勒從之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歡喜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遐請約及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致醉既至於市抱其外孫而泣遂誅之并殺其親屬中外百餘人婦女妓妾班賜諸臣夏五月勒將劉徵帥眾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殺南沙都尉許儒進攻海虞秋八月羣臣又固請以名位不正宜即尊號九月勒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建平自襄國都臨潼追尊高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母曰元昭皇太后立妻劉氏為皇后太子弘為皇太子自餘文武封進各有差又定昭儀夫人位



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員各一人三英九華  
視伯淑媛淑儀視子容華美人視男務簡賢淑  
不限員數其年造刀一口用五百金工用萬人  
頭尖長三尺六寸銘曰建平隸書勒遣荆州監  
軍郭敬與南蠻校尉董幼寇襄陽晉南中郎將  
周撫不能自固率所領退歸武昌襄陽遂陷中  
州流民悉降于勒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等率其  
部衆自石城降敬遂毀襄陽徙其百姓於沔  
北城樊城以戍之署敬爲荆州刺史秦州牧休屠

十六國春秋卷十三

三

王羗叛勒刺史臨深遣司馬管光帥州軍討之  
爲羗所敗隴右大擾氏羗悉叛勒遣河東王生  
進據隴城王羗兄子擢與羗有仇生乃賂擢與  
掎擊之羗敗奔涼州徙秦州夷豪五千餘戶于  
雍州勒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  
忿戮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行罰一作罰  
或服勤死事之孤邈迥羅譴門下皆各列奏之  
吾當思擇而行也堂陽人陳猪妻一產三男賜  
其衣帛廩食乳婢一口復三歲勿事時高句驪

肅慎致其楛矢宇文屋孤並獻名馬涼州收張  
駿遣長史馬詵奉圖送款入貢稱臣高昌于真  
鄯善大宛遣使各獻方物晉荆州牧陶侃遣兼  
長史王敷來聘致江南之珍寶奇獸秦州送白  
虎白鹿荆州送白雉白兔濟陰木連理甘露降  
苑鄉勒以休瑞並臻遐方慕義赦三歲一作刑  
已下均百姓去年通調特赦涼州殊死已下涼  
州計吏皆拜郎中賜絹十疋綿十斤

十六國春秋卷十三

三

乙未司徒郗鑿擊却之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  
天勒大悅還宮赦四歲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  
公食涼州諸郡勒親耕籍田還宮赦五歲刑賜  
公卿以下金帛有差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勒  
以日蝕避正殿三日令羣公卿士各上封事禁  
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  
有益百姓者郡縣更立祠堂殖嘉樹準嶽瀆已  
下爲差等勒如鄴擬營新宮廷尉續咸上書切  
諫曰臣聞唐虞之治采椽茅茨土階三尺彰美

于詩書漢文惜百金不營露臺稱之于千古迨夏商之瓊臺瑤陛楚之章華秦之阿房資財內竭華夷外叛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宮何由得成也勅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耶咸言可用用之不可用亦當容之柰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勒嘆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匹夫家資滿百匹尚欲市別宅況有天下之富

十六國春秋

卷三

三

萬乘之尊乎此宮終當繕之且勅停作以伸吾直臣之義也因賜咸綸百匹稱百斛又下書令公卿百寮咸荐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對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仍令舉人得遞相荐引廣招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於襄國城西秋七月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爲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爾於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

營鄴宮勒親授規模時蜀梓潼建平漢固三郡巴蠻來降勒以成周土中漢晉舊京復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爲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於洛陽以太尉中山王虎爲大司馬程遐爲開府儀同

建平三年春正月勒饗高句驪宇文屋孤使因大會羣臣於建德前殿酒酣謂中書令徐光曰朕可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于漢高英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五已來

十六國春秋

卷三

三

無可比者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爾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一作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爾軒轅豈所擬乎羣臣皆頓首稱萬歲三月晉西中郎將趙脩司徒中郎匡術攻剋馬頭塢彭城王堪遣將軍韓雍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陔及海虞

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晉師復  
戍襄陽夏四月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勒時斷  
寒食忽暴風大雨雷震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  
門倒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者如彈九平地  
水深三尺墜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  
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  
禾稼蕩然勒大驚正服于東堂問徐光曰歷代  
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  
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為一變所以敬天

十六國春秋卷三

三五

之怒也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燒死世人為其  
忌故不舉餉食非也去年不禁寒食且介子推  
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為未宜替也一  
人吁嗟王道尚為之虧况羣神怨憾而不怒于  
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  
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乃下書曰寒食既并  
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  
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為祀一作忌故從其議儻  
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

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速檢舊典定議以聞有  
司奏以子推歷代故尊請普復寒食更為植嘉  
樹立祠堂給戶奉祀黃門郎韋謏駁曰按春秋  
藏冰失道陰氣發洩為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  
何所致也此是陰陽乖錯所為爾且子推賢者  
曷為暴虐如此求之冥趣必不其然今雖為冰  
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川池  
之側氣洩為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縣介之間奉  
之為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

十六國春秋卷三

三五

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太子  
弘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決一作可  
否惟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重  
侔于主相中山王虎之門可設雀羅虎兪快快  
不悅秋七月勒荊州刺史郭敬南掠江西晉太  
尉陶侃遣其子平西參軍斌及南中郎將桓宣  
乘虛攻拔樊城悉俘其衆敬旋師救樊宣追戰  
於涅水敬軍敗績宣亦死傷大半蓋收所掠而  
去侃復遣兄子南陽太守臻竟陵太守李陽共



攻新野拔之敬懼遁走遂平襄陽侃因留宣成  
之勒如鄴臨虎第謂之曰功力不可竝興待宮  
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卑小悒悒也虎免冠  
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勒爲虎名  
故改稱白虎幡爲天鹿幡

建平四年春正月勒遣使致帛修好於晉晉下  
詔焚之夏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佛  
圖澄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五月  
有流星大如象尾足似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

十六國春秋

卷五

三

十餘丈光明燭地墜於河聲聞九百餘里黑龍  
見鄴井中勒親往觀之有喜色朝羣臣於鄴命  
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  
十人三考修成顯升台府於是擢拜太學生五  
人爲佐著作郎錄述時事六月大旱勒親臨廷  
尉錄囚徒五歲刑已下皆輕決遣之重者賜酒  
食聽沐浴一須秋論還未及宮澍雨大降時淳  
觚白羗婦產一卵大如孟剖之有蟲如巨蟻二  
足立行雍州刺史石生上言西鄉行屍蛇與鼠

鬪于安定府謂二日蛇死臨涇馬生角長安城  
中鷄鳴音皆曰基慈安定廳事前後有天神降  
聞誦書聲一作諷誄誄經音求之不得七日乃止時有傳  
者竝皆訛廢隕石于肥鄉縣令韓強在長城縣

西山巖谷關中得玄璽一枚方四寸厚二寸獻  
之中山王虎以爲縣瑞秋七月勒如澧水宮因  
寢疾而還召中山王虎與太子弘中常侍嚴震  
等侍疾禁中虎矯命絕弘震及內外羣臣親戚  
皆不得入疾之增損莫有知者時秦王宏彭城

十六國春秋

卷五

三

王堪將兵在外又矯詔召還襄國勒疾小瘳見  
宏驚曰秦王何故來耶吾使王處藩鎮正備今  
日有召王者耶將自來也有召者當按誅之虎  
大懼曰秦王思慕暫歸爾今即遣之仍留不遣  
數日復問之虎曰奉詔即遣今已半道矣更論  
宏在外遂不遣之廣阿有蝗虎密遣其子冀州  
刺史邃率騎三千遊于蝗所俄而黃霧四塞人  
不相見熒惑入昴星隕于鄴大如象尾東北六  
十里初赤黑黃雲如幕長數十疋交錯聲如雷

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連天良久時有耕者往視之士猶燃沸見有一大石方尺餘青色而且輕擊之其音如磬戊辰勒疾轉篤遺令三日而葬內外百寮既葬除服無禁婚娶祭祀飲酒食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欽以時服載以常車無藏金寶無內器玩大雅冲幼恐非能構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無違朕命大雅與斌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殷鑒其務於和睦也中山王宜深三思周霍勿為將來口

十六國春秋

卷五

三

實道以是日九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勒死夜遼山谷莫知其所已卯使大臣子弟六十人為挽歌郎引錦一疋備文物儀衛虛葬於高平陵僞盜明皇帝廟號高祖先是建平二年十一月癸惑守胃昴至今年七月積六百餘日昴趙之分野至是勒死癸惑遂退

春秋卷第十三

後趙錄四

春秋卷第十四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石弘

石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謹自守受經於杜叡輔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潘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立為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衛將軍使領開府辟召後鎮鄴勒僭位立為太子虛禮愛士好為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

十六國春秋

卷十四

一

謂中書令徐光曰大雅惜情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勒甚悅光因說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恭多詐陛下且不諱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中山王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左僕射程遐言於勒曰中山王勇悍機畧羣臣莫及觀其志度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無以專征伐又威振內外性又殘賊安忍無賴諸子並長皆預兵

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快快不可輔少主也  
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  
已大雅冲幼宜任彊輔中山王佐命功臣親同  
魯衛方當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所言也卿  
正恐輔幼主之日不得獨擅帝舅之權爾吾亦  
當參卿於顧命勿過懼也遐泣曰臣所慮者至  
公陛下乃以私計拒之豈明主開襟納說忠臣  
必盡之義乎中山王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  
天屬不可以親義期也仗陛下神規微建鷹犬

十六國春秋

卷十四

二

之效陛下酬其父子恩榮亦已足矣而志願無  
極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祚淪移以此而觀  
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託爪葛於  
東宮臣而不竭言於陛下更誰言之陛下若不  
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聽遐退  
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是太子必危將若之何  
光由中山王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  
將爲家禍當爲安國寧家之計不可坐而受禍  
也他日光復乘間言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

有海內而陛下神色若有不怡者何也勒曰今  
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于丹陽吾  
恐後世謂吾不應符籙不以吾爲受命之主每  
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  
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爲  
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  
也吳雖跨據江東豈有虧魏美陛下包括二都  
下薄八州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  
孫權帝王之貌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

十六國春秋

卷十四

三

輕患爾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畧所向輒克天  
下皆言其英武亞于陛下兼其殘暴多姦見利  
忘義無伊霍之忠父子並據權位勢傾王室觀  
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于東宮侍讌有輕皇  
太子之色陛下隱恐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  
宗社必生荆棘此腹心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  
勦然而竟不從及勒死虎執太子弘使臨軒  
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遂將兵入宮宿衛  
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懼自陳劣弱不堪重寄乃



讓位于虎虎曰君薨而世子立理之常也臣安敢好之弘涕泣固讓虎怒曰若其不堪重任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遂以晉咸和八年逼立之大赦改元曰延熙文武百僚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八月弘策拜虎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爲國總攝百揆虎僞固讓久乃受命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立妻鄭氏爲魏王后子邃爲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次子宣爲使

十一

卷十四

四

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爲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齊王鑒代王苞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爲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左右丞相閒任虎之府僚舊昵悉署臺省禁要更命太子宮曰崇訓宮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勒宮人美淑及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丞相府署鎮軍將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爲右僕射劉氏與彭城王堪密謀堪請出兗州據廩邱挾南陽王恢爲盟主宣太后詔討

虎事洩虎炙殺堪徵恢還襄國因廢劉氏尋逼殺之尋弘母程氏爲皇太后冬十月河東王生鎮關中朗鎮洛陽起兵于二鎮以討丞相虎生自稱秦州刺史遣使降晉虎留子邃守襄國統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城潰獲朗則而斬之進攻長安以挺爲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率鮮卑涉瑣部衆二萬爲前鋒拒之生統大軍繼發次于蒲阪權與挺戰于潼關敗績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死虎退奔滬池枕屍三百餘里

十一

卷四

五

鮮卑密通于虎背生而擊之生時停蒲阪不知挺已死懼單馬奔長安郭權復收衆三千與鎮西將軍越騎校尉石廣相持于渭泐生遂去長安潛於鷄頭山將軍蔣英據長安拒守虎聞生之奔也進師入關遂攻長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徙秦州華戎十餘萬戶於關東生部下斬生以降權奔隴右虎分遣諸將屯于汧隴遣將軍麻秋討蒲洪洪率戶二萬迎降虎拜洪光烈將軍護羌校尉洪至長安說虎宜徙關中豪傑及

氏羌內實京師虎從之徙雍秦民及氏羌十餘萬戶于關東以洪爲龍驤將軍流民都督使居枋頭以羌帥姚弋仲爲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使帥其衆徙居清河之潁頭虎還襄國大赦諷弘命已建魏臺一如魏武輔漢故事十二月郭權以生敗據上邽歸晉

延熙二年春正月晉成帝詔以郭權爲鎮一作征

西將軍秦一作雍州刺史于是京兆新平扶風馮

翊北地皆起兵應之弘鎮西將軍石廣復與權

十六國春秋

卷十四

六

戰敗績三月虎遣將軍郭敷及子章武王斌等率步騎四萬討權于郿次于葦陰夏四月上邽豪族殺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并二州諸郡南羌氏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人陳良夫奔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侵擾北地馮翊與章武王斌相持樂安王韜等率騎擣句大之後與斌夾擊敗之句大奔馬蘭山郭敷等乘勝追擊懸軍深入爲羌所敗死者十有七八斌等收軍還于三城虎聞而大怒遣使殺郭

敷秦王宏頗有怨言虎幽之于別室冬十月弘自齋璽親詣魏宮論禪位之意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耶弘流涕還宮對太后程氏曰先帝種真無復遺矣于是尚書奏魏臺請依唐虞禪讓故事虎曰弘愚暗居喪無禮不可以君臨天下一作君便當廢之何禪讓也十一月遣郭殷持節入宮廢弘爲海陽王

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庸昧不堪篡承大統顧慙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

十六國春秋

卷十四

七

莫不流涕宮人慟哭羣臣皆詣魏臺請進虎曰皇帝者盛德之稱非所敢當且可稱居攝趙天王遂以晉咸康元年幽弘及太后程氏并秦王宏南陽王恢於崇訓宮未幾密遣人賊殺之是時西羌大都督姚弋仲稱疾不賀虎累馳召之及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柰何把臂受托而返奪之耶虎曰吾豈樂此哉顧海陽年少恐不能了家事故代之爾心雖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之罪也弘在位二年時年三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虎上

石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祖曰匄邪父曰寇覓寇覓有四子虎第四勒父昌朱幼而子之故或謂之爲勒弟也年六七歲有善相者遇之於路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晉末與中與勒相失永嘉五年劉琨送勒母王氏及虎於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遊蕩無度能左右

十六國春秋 卷十五

春秋卷第十四 十六國春秋 卷十四

八

射尤善彈數彈人爲軍中患勒怒之白母王氏曰此兒克暴無度一作頓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

不若自除之勒母曰韃犢走車破軛良馬須逸鞭泛駕然後能負重致遠且當小忍勿便殺也

云快牛爲犢子小時多能受車馬使小忍勿却之至年十八稍檢攝恭

謹嚴重愛士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便弓馬勇冠當時至於降城陷壘不復別斷善惡坑斬士女鮮有遺類勒雖屢加誨責而行意自若然御衆甚嚴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信



彌隆委以專征之任所在立功將佐親戚莫不  
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性尤酷虐所爲無  
道軍中有勇幹策畧與巴齊者因獵戲輒以事  
害之前後所殺甚衆勒之居襄國劉勰以虎爲  
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食邑三千戶  
勒卽大單于趙王位署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  
諸軍加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稱尊號  
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中山王食邑萬戶虎自  
以勳高一時謂勒卽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

十六國春秋

卷十五

二

更以授其子弘乃深恨之私謂其子遂曰主上  
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以吾身當矢石二十  
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  
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  
望當以授我今乃以與黃吻小一作兒每憶  
此令人氣塞不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  
復留種也  
建武元年春正月虎廢勒子弘羣臣已下勒其  
稱尊號虎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白

重故僂從推逼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  
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稱一作且可稱居  
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于是大赦境內妹死  
已下改元建武以夔安爲侍中太尉守尚書令  
郭駿爲司空韓晞爲左僕射魏禦馮莫張崇曹  
顯爲尚書中鍾爲侍中郎圖爲光祿大夫王波  
爲中書令自餘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子遂爲大  
子虎以識文天子當從東北來于是備法駕行  
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瘦陶之柳鄉立停駕縣

十六國春秋

卷十五

三

又分司州之河南河東弘農滎陽兗州之陳留  
東燕爲洛州又改陳留郡爲建昌郡屬洛州虎  
諱言勒呼馬勒曰嚮羅勒曰香萊時徐州從事  
蘭陵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晉虎遣將軍  
王朗討一作擊之縱奔淮南虎荒淫廢政外耽營  
繕使太子遂省可尚書奏事選收守祀郊廟惟  
征伐刑斷乃親覽之鶴雀臺崩殺典匠少府任  
汪復使修之倍于常度夏四月癸卯虎率衆南  
遊至臨江而還有游騎十餘疋至歷陽歷陽太

守表鮫甚懼表聞于晉不言騎多少京師大震遣司徒王導加大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以禦之癸丑晉帝觀兵于廣莫門分命諸將遣將軍劉仕救歷陽平西將軍趙盾屯慈湖龍驤將軍路永戍牛渚建武將軍王允之戍蕪湖司空郗鑒使廣陵相陳光帥衆衛京師俄聞趙騎至少又退向東陽戊午解嚴遂以桓宜爲都督江河前鋒征討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虎後遣征虜將軍石遇率騎七千

十六國春秋

卷五

四

渡河寇中廬圍桓宜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愨期等率荆州之衆來援屯于章山遇三面爲地窟攻城宜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攻守二旬遇軍饑瘦不克而還宜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陷沒者八千餘人詔以宜爲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諸軍事梁州刺史毛寶爲征虜將軍戍邾城虎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琅邪費

縣俘獲數千人虎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秋八月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穀價騰貴銀一斤值米二斗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鶴雀臺成賜匠各有差九月虎遷都鄴宮尚書請太常告廟虎曰古者將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時自去年至九月十一月不雨及入鄴宮澍

十六國春秋

卷五

五

雨周洽虎大悅赦殊死已下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節乘軺軒冬十月羌薄旬大猶保險未服遣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討平之虎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菜不修者貶其守宰而還是年奉天竺佛圖澄於鄴城

建武二年春正月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虎大悅爲之赦二歲

刑賚百姓穀帛百官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事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于選舉銓爲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爲揆法選舉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施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鈐衡不奉行者御史彈

十六國春秋

卷五

六

坐以間冬十一月索頭郁鞠率衆三萬來降虎署郁鞠等十三人爲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衆于冀青等六州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百姓饑饉野無生草金一斤直米二斗銀一兩一作斤直肉一斤流亡死者十有六七百姓嗷然無所生賴或掘野鼠捕蠶鷲而食之虎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採椽一作椽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爲權豪所侵人無所得又料殷富之家配饑人以食之公卿已下出穀以助賑給

姦吏因之侵奪無已雖有貨贍之名而無其實先是孟津河東去鄴城五里有濟北郡穀城縣穀城山是黃石公所葬處有人登此山見崩止中有文石石文鮮明詣鄴獻之使採取以治宮遂免穀城令以不奏聞故也虎大起宮殿于鄴都遂于鄴西文昌故殿處造東西大武二殿採穀城山文石爲其一基下五百武直宿衛屈柱跌瓦悉鑄銅爲之金漆圖飾焉又徙長安雒陽銅人置諸宮前以華其國城之西北有三臺

十六國春秋

卷五

七

皆因城爲基巍然崇舉其高若山又建九華宮以三三爲位謂之九華沈約詩曰徘徊九華宮卽此宮也北建逍遙樓東北建披雲樓城門上建玳瑁樓純用金銀裝飾懸五色珠簾白玉鈎帶內有瑜石床以玳瑁爲龜甲文鋪以十色錦繡故名玳瑁樓其大武殿懸紫綬于梁柱綴玉璧于綬又造東西宮鄴宮南面三門西鳳陽門高二十五丈上有滑樓向陽安金鳳凰二頭于其上鎮之其頭高一丈六尺東城上立東明觀觀上加金博山



謂之鋪天北城上有齊午樓起出翠榭孤高特  
立其城東西七里南北五里飾表以磚百步一  
樓凡諸宮殿門臺閣雉皆加觀榭層甍疊宇飛  
檐拂雲圖以丹青色以輕素門窓戶宇朱柱白  
壁未到鄰城六七十里遙望蒼亭便見此門巍  
若仙居鄰城東門石橋有兩石柱製作精妙柱  
側悉鏤雲炬上作蟠螭甚有形勢信爲巧工大  
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絳之一作甃下穿  
伏室置衛士五百人于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  
上六國春秋卷五 八

于樓上吹散之名曰芳塵臺上有銅龍腹可盛  
數百斛酒使胡人于樓上喫酒風至望之如露  
名曰粘雨臺引以灑塵樓上戲笑之聲音震鄰  
中又造梁馬臺一名笑馬臺一名戲馬臺一名  
閱馬臺在城中漳水之南約次爲臺基高五丈  
列觀其上虎常于此臺練簡騎卒武牙宿將雲  
騰黑稍騎五千每月朔晦閱馬于此臺虎每講  
武于其下升觀以望之乃于漳水之南張幟鳴  
鼓列騎星羅虎登臺射箭一發五字水經作  
五干騎一時奔未從漳水之南齊至于臺下隊  
齊以下皆有班賁虎又射一箭五千騎又一時  
奔走至于漳水之北共五千流散攢促若數萬  
人騎皆以黑稍從事故以黑稍爲號又以介羽  
漆砂卽名鬪鷄臺以鬪鷄爲戲其北有臨漳宮  
東有永樂宮西有黎園宮東南有赤橋宮西北  
有紫陌宮又有御龍宣武凌霄如意四觀皆虎  
遊獵燕息之所又有聖壽堂用玉珂八百具抱  
柱丁香末以塗壁胡桃油以塗瓦垂金鈴萬餘

簡若微風至則聲聞十餘里又于銅雀臺更增  
二丈立一屋連棟接檐彌覆其上盤廻隔之名  
曰命子窟又于屋上起五層樓高十五丈去地  
二十丈又作銅雀于樓巔舒翼若飛南列金雀  
臺高八丈有屋一百九間北曰井冰臺亦高八  
丈有屋百四十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  
五丈冬月藏冰三伏之日以冰賜大臣及藏石  
墨石墨可書又燃之難盡亦謂之石炭又有栗  
窖及監以備不虞今窖上猶有石銘存焉又起

十六國春秋

卷十五

十

靈風臺九殿于顯陽殿後選百官州郡民女以  
充之又于正會殿南面臨軒殿上施白玉床流  
蘇帳皆竊擬禮制整法服冠通天佩玉璽玄衣  
纁裳晝日月火龍黼黻華蟲粉米改車服着遠  
遊冠臨軒大會着丹紗袍獵着金縷合歡袴改  
虎頭盤囊爲龍頭盤囊又改直盪冠爲龍騰冠  
以絳幘于襄國又作金華殿殿前有白龍樽作  
金龍于東廂西向龍口又安玉盤受酒十斛又  
安金博山蟬翼單紗裏服天晚行禮公執圭卿

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一如舊禮充庭車馬四  
月八日九龍銜水浴太子之像大武殿前溝水  
注之浴時溝中先安銅龍以疏其水相去六七  
步注之斷水又安銅龜飲穢水山後脚下入諸  
公主第溝水亦出建春門又有皇后浴室三間  
徘徊側宇櫺櫺隱起彫形刻鏤極盡粲麗室中  
臨池上有石床別爲浴臺有四時浴室皆用瑜  
石瑛珠爲堤岸或以琥珀車渠爲瓶杓夏則引  
外溝水以納于池中皆以紗縠爲囊盛百雜

十六國春秋

卷十五

十

香漬于水底或用葛爲囊嚴冰之時作銅屈龍  
數千枚各重數十斤燒如火色投于水中則池  
水恒溫引浴室中名曰燿龍溫池又用文錦步  
障縈蔽浴所與宮人寵嬖者解媵服宴戲彌于  
日夜名曰清嬉浴室浴罷洩水于宮外水流之  
所名溫香渠渠外之人爭來汲取得升合以歸  
其家人莫不怡悅浴室中種二長生樹枝條交  
于棟上團圓作車蓋形冬日不凋葉大如掌至  
八九月乃生華花色白子赤大如橡子不中啖

也世人謂之西王母長生樹又安槃帶十斛于  
二樹之間冬月施蜀熟一作錦流蘇斗帳又用明

光錦以白縑為裏名曰複帳帳之四角安純金  
銀鑿鏤香爐爇以百和香安金蓮花以冠帳頂

帳之四面皆作十二章相采色耀爛又作沉作  
流蘇帳帳頂亦安金蓮花花中懸金薄織成綻

囊裹受三升以沉香注帳之四面上有十二香  
囊彩色亦同又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沉蘇或用

黃綈博山文錦或用紫綈及大小明光錦大約  
十六國春秋卷十五

春秋施錦帳表以五色絲為被帳夏用單紗羅  
或綦文單羅或縠文羅為單帳織錦羅在中尚

方三署皆數百人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  
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

小交龍葡萄文錦班文錦鳳凰錦朱雀錦韜文  
錦桃核文錦其御厨有豹頭文厨鹿子厨花厨

或青綈或白綈或黃綈或綠綈或紫綈或蜀綈  
工巧百數不可盡名又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  
扇此一扇之名也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彩漆

圖畫列仙奇異鳥獸其五明方中辟方三寸或  
五寸隨扇大小雲母帖其中細縷縫其際雖掩

畫而彩色明徹看之如謂可取故名莫難也虎  
出時常以此扇挾乘輿或用象牙及桃枝扇其

上或作綠沉色或作木蘭色或作紫紺色或作  
鬱金色又作金銀鈕屈膝屏風衣以白縑畫文

人義士仙人禽獸之像讚者皆三十二言高施  
則八尺下施則四尺或施六尺隨意所欲高下

文駕有金銀輦雲母輦數百乘皇后出乘高輦  
十六國春秋卷十五

或乘文武玉輅或乘朱漆卧輦以雲母代紗中  
外四梁皆通徹明亮虎正會上御食遊樂兩重

皆金銀參帶百二十釵彫飾並同其參帶之間  
茱萸盡微如被髮近看乃得見動遊帶則具轉

也御床獨方三丈其餘床皆局脚高下六尺後  
宮別妾房中有小形玉床又有轉開床以射鳥

獸其作禪周三丈用錦緣之作席以錦雜以五  
香施以五彩綫編蒲皮緣之名五彩席所以祭  
天御坐几悉雕漆畫皆為五彩色又有三人臺



及宮內中鏡有徑二三尺者純金蟠龍雕飾又有大小鏡二萬餘枚又爲曲鏡又以胡粉和椒塗壁名曰椒房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誠敢有犯者斬正會置三十部女鼓吹三十步輦置一部一部十二人皆在平閣上去地丈餘又置女尚書官屬皆著紫袴佩玉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侔正會殿前作

十六國春秋

卷十五

齒

樂高頰龍魚鳳凰安息五案之屬莫不畢備額上緣橦至上鳥飛左回右轉又以橦着口齒上亦如之設馬車立木橦其車上長二尺橦頭安兩木伎兒各坐木一頭或高飛一作鳥或倒掛又依伎兒作獼猴之形走馬上或在脇或在頭或在尾馬走如故名爲獼騎有二銅駝如馬形長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長二尺脊如馬鞍在中陽門外夾道相向銅鐘四枚如鐸形高二丈八尺大面廣一丈二尺小而廣七尺或作蛟龍或

作鳥獸繞其上又宮妓數千人盡着皂禱頭着神弁如今之禮賢冠也虎左右置直衛萬人皆着五色細鎧光曜奪目虎與皇后出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冬日皆着紫綸巾織熟錦袴腰中皆着金銀鏤帶手持雌黃宛轉角弓脚着五彩織成鞞隨時遊于戲馬臺一作觀虎與皇后在臺上有詔書以五色紙着鳳凰口中鳳旣銜詔侍人放數百丈緋繩轆轤迴轉狀若飛翔飛下端門鳳以木作之五色文身脚皆用金每年三月

十六國春秋

卷十五

五

三日虎及皇后會公主妃主名家婦女無不畢出臨水施設帳幔車服燦爛走馬步射飲宴終日又令左校令成公設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組繳上下虎試而悅之正會殿庭中端門外及閭闔門前設百二十枚燈以鐵爲之高皆一丈六尺是年魏烈帝諱翦山居於鄴虎奉第宅伎妾奴婢什物建武三年春正月庚辰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虎上皇帝尊號安等方入庭燎油灌下

盤死者二十餘人虎惡之腰斬成公段于閭閻門辛巳虎依殿周之制稱大趙天王初虎衣袞冕將祀南郊照一大鏡不見其首乃大恐怖遂不敢稱皇帝自貶爲王至是又僭稱大趙天王卽位于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追尊祖脩邪爲武皇帝父寇覓爲太宗孝皇帝立后鄭氏爲天王皇后太子邃爲天王皇太子諸子爲王者皆貶封郡公宗室爲王者降爲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徙人有一一作五百餘戶叛入黑羗

十六國春秋

卷十五

七

武鄉長城徙人韓強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鈕金文詣鄴獻之拜強騎都尉復其一門使人採藥于華山上得玉版一枚其色黑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虎以爲應符之兆大悅夔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案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玉者古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昧死上皇帝尊號虎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逼鑿增愆然非

所望也其亟止茲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中書令王波上玄璽頌以美之虎以石弘時造此璽強遇而獻之太子邃旣總百揆淫虐無道河間公宣樂安公韜皆有寵于虎邃疾之如仇虎又荒耽內遊威刑失度邃以事爲可呈呈之虎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恚曰何以不呈誚責笞捶月至再三邃甚恨之秋七月邃潛謀爲逆乃稱疾不視事詳具遂傳虎聞邃有疾欲往視之先遣所親任女尚

十六國春秋

卷十五

七

書往察邃呼前與語抽劍擊之虎聞大怒收中庶子李顏等誅之幽邃于東宮廢爲庶人其夜殺邃并其妃張氏及男女二十六人合一棺埋之宮臣支黨二百餘人皆伏誅廢邃母鄭氏爲東海太妃立河間公宣爲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爲天王皇后冬十一月乙丑太白犯歲星于營室是年虎將李穆率騎五千送魏烈帝于大寧其故部落多歸附之國人復奉烈帝爲代王城盛樂而居之以其弟昭成帝什翼爲質於

趙

建武四年春正月虎將伐鮮卑段遼于遼西募有勇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會遼遣從弟段颺雲襲幽州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虎以桃豹為橫海將軍王華為渡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淪津支雄為龍驤將軍姚弋仲為冠軍將軍統步騎十萬為前鋒以伐段遼三月進次金臺支雄前驅入薊段遼所署漁陽太守馬鮪代相張牧上谷相侯龕等四十餘城並率眾來

十六國春秋

卷十五

六

降北平相陽裕帥其民千餘家登燕山以自固雄攻安次斬其部大人邢樓奇遼懼率妻子宗族豪大干餘家棄令支奔密雲山遼左長史劉翠右長史盧諶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虎遣將軍郭泰麻秋等帥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于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窟險保於平崗遣子乞特真送表及獻名馬虎納之遂入令支遷其戶二萬餘于雍司充豫四州士大夫之有才行者皆擢敘之先是北單于乙回

為鮮卑敵那所逐既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敵那破之復立乙回而還虎入遼宮論功封賞將士各有差陽裕詣軍門降即拜北平太守夏四月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虎陳遼宜伐請盡眾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虎以皝不會兵攻遼而自專其利謀將伐之佛圖澄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虎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眾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

十六國春秋

卷十五

五

無功必受其禍虎怒鞭之出為肥如長虎遣使四出招誘民夷燕成周內史崔熹居就令游泓武原內史一作常霸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宋晃等皆應之凡得三十六城戊子進逼棘城不拔壬辰引退皝遣子恪率胡騎三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虎大驚棄甲逃遁惟游擊將軍石冉一作冉閱一軍獨全于是召趙攬復為太史令虎還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固而毀之因謁石勒慕容朝其羣臣于襄國建德前殿復



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禮賜俘徧于丞

郎以劉羣一作臺為中書令盧諶為中書侍郎蒲

洪以功拜使持節都督六夷諸軍事冠軍將軍

封西平郡公石閔言于虎曰蒲洪雄俊驍果其

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虎不納待之愈厚虎

謀伐昌黎遣渡遼將軍曹伏將青州之眾渡海

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

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

句驪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眾萬餘屯田海濱

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謀擊燕掠緣海諸縣所

在殺戮五月使太子宣率步騎二萬擊劔方鮮

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六月冀州八郡

大蝗司隸請坐守宰虎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

德所致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已之義耶司

隸不進謫言佐朕不逮而欲妄陷無辜所以重

吾之責也可白衣領司隸加司徒韜金鉞黃

鉞鑿輅九旒虎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日歸率

眾戍長安二歸告鎮西將軍石廣私樹恩澤潛

十六國春秋卷五 十

謀不軌虎大怒追廣至鄴殺之冬十二月段遼

自密雲山遣使詐降虎信之使征東將軍麻秋

率眾三萬百里郊迎勅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

慎之乃以尚書左丞陽裕遼之故臣使為秋司

馬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

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

得志皝遣慕容恪伏精騎七千于密雲山大敗

秋于三藏口死者十六七秋步走得免陽裕為

燕所執虎聞秋敗驚怒方食吐哺削秋官爵是

十六國春秋卷五 三

時百姓因佛圖澄率多奉佛皆營造寺廟削髮

出家虎以真偽雜揉多往愆過乃下書問中書

令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閭里小人無爵秩者

應得事佛與否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

進然後可為道士今沙門甚眾或有奸宄避役

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真偽中書著作郎王度

等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

禮有常饗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

子諸華所應祠奉往者漢明感夢初傳其道惟

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享祭殊禮華夏服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漢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虎以澄故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北鄙忝當期運君臨諸十六國春秋卷五

十六國春秋

卷五

三

葉乃自詣鄴奉迎昭成請身留爲質虎表而俱遣之

春秋卷第十五

十六國春秋

卷五

三

後趙錄六

春秋卷第十六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右虎中

建武五年春正月虎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

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于是復置國子博士助

教虎以吏部選舉斥外者德而勢門童幼多為

美官免郎中魏燹一作象為庶人夏四月辛未晉

征西將軍庾亮遣叅軍趙松擊巴郡江陽獲蜀

將李閔黃桓等又欲率眾十萬移鎮石城遣諸

十六國春秋 卷十六

軍羅布江沔為伐趙之規帝下其議時晉咸康

五年也丞相王導請許之太尉郗鑒以為資用

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

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必然當其強盛皆屈而

避之是以高祖受黜于巴漢忍辱于平城也若

爭強于鴻門則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

不死何待原始要終期于大濟而已豈與當此

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

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圯于美里故道泰于牧野

句踐見屈于會稽故威伸于強吳今日之事亦

由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強宜

抗威以待時或曰抗違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為

時之可否在胡之強弱胡之強弱在虎之能否

虎之能否可得而言也一作矣自勒初起虎常為

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境土所據同于魏世

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悉欲誅之虎獨起于眾異

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

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

十六國春秋 卷十六

權還據根本內外竝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

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為之其

濟乎將不濟也胡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

矣不信百戰之効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于

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

且不拔襄陽者非虎之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

爾賊一作胡前攻之爭疆場爾得之為喜不得則

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于是何者重

鎮也名將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



渡實有席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虎必率其精兵身來拒戰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虎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今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比今三處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舉也昔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峻而以沔水禦虎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佃于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于外老弱獲于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惟據沔北方之于今四分之一爾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嶠百虎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

十六國春秋

卷十六

三

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于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爾尚未論道路之虜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若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勢異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恐非廟勝之策也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亮弟暉時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魏興遣牙門霍佐迎將士妻子佐驅三百餘口奔降于虎燕復遣別將來攻遼西虎以石成爲鎮遠將軍帥積弩將軍呼延晃建威將軍張支等擊之晃支爲燕所殺俘獲數千家而去秋七月虎以太子宣爲大單于建天子旌旗八月以夔安爲征討大都督統石鑿石閔李農張貉一作張賀度下同李菟五將軍帥步騎五萬寇荆揚北鄙九月石閔敗晉師于沔陰殺將軍蔡懷夔安李農攻陷

十六國春秋

卷十六

四

河南太子宣將朱保敗晉師于白石殺將軍鄭  
豹談玄郝莊隨相蔡熊等五人張貉攻邾城敗  
晉征虜將軍毛寶于邾西寶求救于庾亮亮以  
城固不時遣軍邾城遂陷死者萬餘人西陽太  
守樊峻與毛寶率左右突圍出走赴江溺死夔  
安進據胡亭因寇江夏晉義陽將軍黃冲歷陽  
太守鄭進以郡迎降安等進圍石城竟陵太守  
李陽拒戰安敗失首虜五千餘級乃潛師而退  
遂掠漢東權七萬餘家遷于幽冀是時豪戚侵

十六國春秋

卷十六

五

恣賄託公行虎患之乃擢殿中御史李巨

一作李宸

為御史中丞特加親任自此百僚震懾州郡肅

清虎曰朕嘗謂良臣如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

避路信矣哉李巨是也賞賜甚厚巨竟以疾卒

鎮遠將軍王擢表雍秦二州族望自東徙

一作簡

已來遂在戎役之所

一作例

旣衣冠萃冑宜蒙優

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

蠲其兵貫一同華族

華族一作舊族

隨才銓敘思欲還

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下得為例冬十月以撫

軍將軍李農為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  
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農率眾三萬與征北大  
將軍張舉攻燕凡城虎以遼西迫近燕境數遭  
攻襲乃徙其民于冀州之南十二月丁丑太保  
桃豹卒

建武六年春二月虎將石成與慕容皝戰於遼  
西大敗引歸夏六月大旱白虹經天自正月  
六月不雨虎遣太子宣詣臨漳滏口祈之久而  
不降乃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

十六國春秋

卷十六

六

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

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公

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

前以豐國澠池二冶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

務而主者遂為滯法致起怨聲自今犯罪流徒皆

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

原遣又命佛圖澄自行祈雨俄有白龍降于祈

所其日澍雨方數千里是年大收秋七月虎遣

漢主李壽書欲與之連兵入寇約中分江南九

月尚書令夔安卒虎將討慕容皝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

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於樂安城以供一作軍征之用

一作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於兗豫雍洛四

州之地自幽州以東至白狼大興屯田以國內

馬少悉括取民馬有取私匿者腰斬凡收百姓

馬四萬餘疋以入于公虎僭位之後有所調用

皆選司擬官經令僕而後行不得其人按爲令

十六國春秋卷七

僕之責尚書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書劉眞以

爲失銓考之體上書言之虎怒責主者加眞光

祿大夫金童紫綬虎如宛陽大閱于曜武場冬

十月慕容皝襲幽冀幽州刺史石光擁兵數萬

閉城不出皝入自蠟嶠塞戍將當道者皆斬之

直抵薊城進破武遂津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

畧三萬餘家而去光坐悞弱徵還賜徵士辛謚

几杖衣服穀五百斛勅平原爲起甲第是月挹

婁國一名慎遣使通貢虎召其使而問之答曰

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

在故重譯來云初李壽將李閔自晉來奔壽致

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虎不悅付外議之多有

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今李閔以死自誓若得

返覓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

則不煩一旅坐定梁益若有前却不過失一匹

命之夫爾于趙何損壽既號竝日月跨僭一方

今以制詔與之彼必酬反取謂戎裔不若直書

答之因請以挹婁國所獻楛矢石弩遺壽曰使

十六國春秋卷七

其知我能服遐荒也虎從之於是遣閔歸報備

物以酬之閔既至蜀漢李壽欲誇其境內下詔

曰羯使來庭貢其方物虎聞之怒甚黜王波以

白衣領職虎以秦公韶爲太尉與太子宣迭日

省可尚書奏事專決刑賞不復啓白司徒申鍾

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假人

所以防微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

視膳不當豫政庶人遂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

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鮮不階禍周有子



頽之譽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虎不從涼州牧張駿憚虎之盛遣別駕馬詵來朝虎初大悅及覽其表辭頗蹇傲由是大怒欲斬詵侍中石璞諫止之

詳具  
璞傳

建武七年冬十月匈奴劉務桓入貢虎以務桓爲平北將軍左賢王遣橫海將軍王華帥舟師自海道襲燕安平破之又遣北中郎將始築盧奴小城興起北榭立宮造殿

十六國春秋

卷十六

九

建武八年夏四月虎志在窮兵以國內馬少乃下令禁民畜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疋以入公府秋七月虎大興宮室自襄國起閣道至鄴二百里中四十里輒一宮有一夫人侍婢數十黃門宿衛虎下輦卽止凡虎所起內外大小行宮夾道樹榆盛暑之月人行其下冬十二月作臺觀行宮四十餘所又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鄴城東七里有赤橋之宮勅河南四州治南伐之具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

青冀幽州爲東征之計皆三五發卒諸州軍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猛獸所食者三分居一無之公侯牧宰競興私利侵擾黎元庶民失業得農桑者十室而三貝邱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姦黨署置百僚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虎馳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輕行躬察作所侍中韋諛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冥贊萬無所慮者也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游

十六國春秋

卷十六

十

罹葛陂之酷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爲先鑒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猝有狂夫之變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自古聖王營建宮室未始不以三農之隙所以不奪農時也今或盛功於耘藝之辰或煩役于收穫之月頓斃盈途怨聲塞路誠非聖仁所忍爲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誠識慙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

覽虎善之賜以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秦  
公韜有寵于虎太子宜惡之右僕射張離領五  
兵尚書專總兵權一作欲求媚于宜因說之曰  
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壯儲威宜悅  
其言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  
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是以  
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  
怨嫌隙漸深矣遣征北將軍張舉自廩門討索  
頭郁鞠尅之課責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

十六國春秋

卷十六

十一

米各十五斛絹十匹諸役調有不辦者皆以斬  
論將圖江表百姓窮窘率多鬻子以充軍須猶  
不能給乃自經于道樹死者相望而求發無已  
會青州上言濟南平陵城西北石虎一作一夕  
忽移於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  
迹皆成蹊虎大悅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而  
東南者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天命不可違  
其勅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軍以奉天  
命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時妖怪尤

多上黨孟朝坐有神人之象坐于山上三日而  
去遣使以太牢祀之武鄉送雄虎變爲雌產一  
狼子卽噬虎腦而殺之後三日狼子亦死石然  
于泰山入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  
鄰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大武  
殿初成圖畫自古聖賢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  
變爲異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幘彷彿微  
出虎大惡秘而不言佛圖澄對之流涕

十六國春秋

卷十六

十二

時晉建元元年也秋七月晉都督江荆等諸軍  
事庾翼以滅趙取蜀爲已任遣使東約慕容皝  
西約張駿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爲難惟車騎將  
軍庾冰意與之同而桓温等贊成之至是詔議  
經畧中原翼欲悉衆北伐表桓宣督諸軍趨丹  
水温爲前鋒小督帥衆入臨淮竝爲所統虎汝  
南太守戴開帥數千人奔降丁丑康帝詔曰慕容  
皝旣摧殄羯寇乃云死没入萬餘人將自其天  
亾之始也中原之事宜加籌量且戴開已帥部

黨歸順宜加慰勞又檄石虎文曰石勒因釁而  
覆舊京窮凶極逆僞號累祀百姓受灰沒之酷  
王室有黍離之哀不爲少康之隆孰能祀夏不  
有宣王之興誰克舊物羯帥石虎僭襲凶業負  
恃其衆陸梁河朔每念頽之士懷仁抱義食膽  
飲血罹其禍酷心存倒懸而力不能奮今遣使  
持節荊州刺史都亭侯翼高旗連雲組練映日  
運孫吳之籌按尚父之畧莫不張膽咀鐵人思  
自奮以此衆戰其猶烈火之燔秋蓬衝颶之掃

十六國春秋

卷六

七

落葉也八月太白犯歲星歲星在軫虎遣寧遠  
將軍劉寧攻武都狄道陷之太子宣討鮮卑斛  
殺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紉中謁者令申扁有寵  
于虎宣亦昵之扁聰辨明斷專掌機密之任虎  
既不省奏案太子宣荒酒內淫秦公韜沉酒好  
獵生殺拜除皆扁所決權傾內外刺史二千石  
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惟侍中鄭系王  
譙常侍盧諶崔約等十餘人與之抗禮虎又取  
州郡吏馬一萬四千餘疋以配曜武關將馬主

皆復一年九月宇文逸豆歸執送段遼弟蘭來  
降并獻駿馬萬疋虎命蘭帥所部鮮卑五千人  
屯令支冬十二月虎以平西將軍張伏都爲使  
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三萬擊涼州張  
駿伏都濟河與駿將謝艾戰于河西大敗而還  
虎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  
陽寫石經校中經於秘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  
梁春秋列于學宮大司馬幽州牧燕公斌淫酒  
荒獵常懸管而入所聚羣兇因以肆虐征北將

十六國春秋

卷六

八

軍張賀度嚴衛馳白之虎遣尚書張離持節召  
斌鞭之三百免官歸第  
建武十年春正月虎饗羣臣於太武前殿有白  
鴈數百翔集馬道之南虎命射之皆不獲時諸  
州兵集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密言於虎曰白  
鴈集庭宮室將空之象也不宜南行虎信之乃  
臨宣武觀大閱而解嚴復以燕公斌爲使持節  
侍中大司馬錄尚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  
位在左右衛上東宮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



上置上中光祿大夫位在左右光祿上置鎮衛將軍位在車騎將軍上二月遣使徵天水楊軻軻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養徒從數百常食麤飲水衣褐緼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疎賓異客音旨未嘗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遍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固辭不受曜亦敬而不逼遂隱於隴山勒旣禽曜秦人東徙軻留長安至是虎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

十六國春秋

卷十六

十五

不應親駕往視亦高卧不起迫之乃發旣見不拜與語不言命舍於永昌乙第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虎不從下書任軻所向軻在永昌虎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美覽者嘆其有深致虎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卧土牀覆以布被裸寢其中下無茵褥頰川荷鋪好奇之士

也造而談經瞑目不答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頹然無驚怒之狀於是咸以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虎送以安車蒲輪蠲十戶供之自歸秦州教授不絕其後秦州兵亂軻弟子以牛負軻西奔爲戍軍追禽遂爲所害夏四月涼州牧張駿遣將張璠攻王擢於三交城擢敗奔還太子宜淫虐日甚莫敢以告領軍將軍王朗言于虎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所伐宮材引于潼水功役數

十六國春秋

卷十六

十六

萬士衆吁嗟陛下因出遊罷之虎如其言宜知朗所爲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太史令趙攬承宣旨言于虎曰昴者趙之分也熒惑所托其主惡之房爲天子其殃不小宜以貴臣姓王者當之虎曰誰可當者攬又而對曰無復貴于王領軍也虎意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無以對因曰其次惟中書監王波爾虎乃下詔追波前議楛矢事腰斬之并其三子投尸潼水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

孫爲侯平北將軍尹農攻燕凡城不剋而還黜  
爲庶人時大旱自正月不雨至六月又白虹出  
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而滅虎下  
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爲首化  
以仁惠爲先一作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  
以取薄君臨萬邦夕惕朝乾思遵古烈是以每  
下書蠲除徭役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稟三  
光而中年以來變青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  
斯由人怨于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羣后

十六國春秋

卷六

七

不能翼獎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災旋弭鄭  
卿勵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羣變而羣  
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于台輔  
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  
惟元日乃開立二時於靈昌津祠天及五郊李  
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徵梓潼五郡來降冬十  
一月虎初起河橋於靈昌津上採石爲中濟石  
無大小下輒流去工五百餘萬而橋經年不成  
虎如靈昌津親閱作工遣散騎侍郎崔收沉璧

於河明日所沉之璧流于渚上波蕩上岸地震  
水涌樓臺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虎恚  
甚遂斬工匠罷作而還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  
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  
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眈眈正耐  
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於兄弟中最兇狀目深  
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遂有寵于宣頗預朝政  
公卿已下憚珍側目

十六國春秋

卷六

七

建武十一年春正月虎子義陽公鑿鎮關中役  
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鑿文武有長  
髮者輒拔爲冠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之虎  
大怒以右僕射張離爲征西左長史龍驤將軍  
雍州刺史察之信然徵鑿還鄴收松下廷尉以  
樂平公苞代鎮長安二月發雍洛秦并州十六  
萬人一作四萬餘城長安未央宮虎性好獵後體壯  
大不堪乘馬跨鞍乃遣司農中郎將費霸帥工  
匠四千於東平罡山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  
一丈八尺置格獸車四千乘立三級行樓二層

于其上其車使二十人昇之如今之步輦上支  
徘徊曲蓋當坐處施轉關若射鳥獸直有所向  
關隨身而轉虎善射矢不虛發剋期將校獵自  
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數千里爲獵場使  
御史監司其中禽獸民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  
因之擅作威福民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  
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之間民  
無寧志矣又發豫荆兗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  
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內  
十六國春秋卷十六  
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  
皆爲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  
十三已上萬餘人爲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  
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  
妻有美色豪勢因而鬪之率多自殺太子及諸  
公又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虎臨軒  
簡第諸女大悅以使者爲能封十二人皆爲列  
侯自初發至鄴誅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  
三千餘人荆楚揚衞之民流叛畧盡宰守坐不

能懷綏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遼  
明因侍切諫虎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  
臣杜口相招爲祿仕而已秋八月晉豫州刺史  
路永以郡來降虎署爲征西將軍屯於壽春冬  
十二月以冠軍將軍姚弋仲爲持節十郡大夷  
大都督冠軍大將軍使征東將軍鄧恒將兵數  
萬屯樂安治攻具爲取燕之計是歲晉梁州刺  
史桓宣伐虎將李罷軍次丹水爲虎所敗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虎下

建武十二年夏五月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諧軌不修道路訕謗朝政虎怒囚之寇軍將軍蒲洪諫曰臣聞聖王之御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亾君之馭海內也領宮環臺一作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肺賢劊孕故其亾也忽焉今陛下既有襄國鄴宮足康帝宇又修長安洛陽宮殿將何以用之盤于田游耽于女色三代之亾恒必由此而恐為獵車千乘環數千里以養禽獸奪人妻女十餘萬口以盈後宮聖帝明王之所為固若是乎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今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德政失和陰陽災沴天降霖雨七日乃霽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亦未能去道路之塗潦而况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願止作徒

罷苑囿出宮女赦朱軌以副眾望虎省之不悅憚其強直寢而不納弗之罪也為之停長安洛陽作役於是立私議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以下朝會具目吉凶之問自此而絕不敢復相過從談語六月將軍王擢擊張重華襲武街執護軍曹權胡宜徙

七千餘戶于雍州又使涼州刺史麻秋征西將軍張伏都一作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冲降之重華遣中堅將軍謝艾將步騎五千來拒秋敗奔還

十六國春秋卷十七

建武十三年春正月虎率三公九卿躬耕籍田於桑梓苑鄴城南地多桑梓因以築之故名桑梓苑苑有臨漳宮三月三日及始蚕之日虎率皇后及夫人採桑于此虎后杜氏祠先蚕於近郊遂如襄國謁勒墓夏四月遣涼州刺史麻秋

等伐張重華以中書監石寧為征西將軍率司澄曰此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

建武十三年春正月虎率三公九卿躬耕籍田於桑梓苑鄴城南地多桑梓因以築之故名桑梓苑苑有臨漳宮三月三日及始蚕之日虎率皇后及夫人採桑于此虎后杜氏祠先蚕於近郊遂如襄國謁勒墓夏四月遣涼州刺史麻秋

等伐張重華以中書監石寧為征西將軍率司澄曰此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

建武十三年春正月虎率三公九卿躬耕籍田於桑梓苑鄴城南地多桑梓因以築之故名桑梓苑苑有臨漳宮三月三日及始蚕之日虎率皇后及夫人採桑于此虎后杜氏祠先蚕於近郊遂如襄國謁勒墓夏四月遣涼州刺史麻秋

等伐張重華以中書監石寧為征西將軍率司澄曰此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

建武十三年春正月虎率三公九卿躬耕籍田於桑梓苑鄴城南地多桑梓因以築之故名桑梓苑苑有臨漳宮三月三日及始蚕之日虎率皇后及夫人採桑于此虎后杜氏祠先蚕於近郊遂如襄國謁勒墓夏四月遣涼州刺史麻秋

并州兵二萬餘人爲秋後繼涼將宋秦等率戶  
二萬來降河湟間氏羗十餘萬落與張據相首  
尾麻秋憚之不進涼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  
秋軍後秋退涼將謝艾乘勝追擊將軍杜勳魚  
波死之失軍士三千餘人秋單馬奔大夏尋與  
石寧進次曲柳劉寧王擢進攻始興武街重華  
使將軍牛旋楊康等來禦與寧戰于沙阜寧等  
敗績引還金城秋七月虎復遣征西將軍張伏  
都將軍劉渾率步騎二萬會秋等長驅濟河以  
擊重華遂城長最重華大懼復遣謝艾帥衆來  
拒八月戊午秋遊戰敗績退歸金城九月地震  
天裂七丈又雨血于鄴城廣十餘里虎食而無  
禮既據十州之地聚斂金帛及外國所獻珍異  
府庫財物不可勝紀猶自以爲不足悉發前代  
帝王及先賢陵墓取其寶貨鄆邯城西石子峒  
上有趙簡子墓虎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  
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  
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七

三

而止又使搗秦始皇家取銅柱鑄以爲噐時  
沙門吳進言于虎曰國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  
役晉人以厭其氣虎使尚書張郡一作華發近  
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  
長墻一作塘於鄴北廣長數十里又因沙門言以  
五月發五百里內男女六十一作千萬人重修芳  
林園至八月天暴雨雪深三尺大寒行旅作  
役凍死者數千人太史奏作役非時天降此變  
虎乃誅尚書令宋一作朱軌以塞天災又於華林  
苑中千金堤上作兩銅龍相向吐水以注天泉  
池通御溝中又種名果奇花民間有名果虎作  
蝦蟆車四圍掘根面去一丈深一丈合土載之  
植之無不生又有西王母棗冬夏有葉九月生  
華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棗亦三子  
一尺勾鼻桃重二斤半春李冬花春熟安石榴  
子大如椀盞其味不酸趙攬申鍾石璞等上疏  
言天文錯亂蒼生彫敝及因引見又面諫辭旨  
甚切虎大怒曰使苑墻朝成吾夕沒無恨矣促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七

四

張郡使燃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

為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楊州獻黃鵠雛

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于玄武池中俄

化為龜故或又名玄武池以此郡國前後送茶

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昌柱調之以駕芝

蓋大朝會列之於殿庭又鑿北城引水于芳林

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是時虎在鄰有一妖馬

尾有燒狀入中央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

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佛圖澄聞而嘆曰災

其及矣秋九月命太子宣出祈福于山川因行

遊獵宜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

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門門虎於後宮升陵霄

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當

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爾宜馳逐終夕所

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為度驅圍禽獸至

暮皆集行宮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

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宜與嬖妃顯德

美人乘輜車一作臨觀嬉娛忘反獸盡而止或

獸有屏一作逸當坐守者有爵則奪馬步驅

一日無爵則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慄士

卒饑凍死者萬有餘人宜弓馬衣食皆號為御

有亂其間者以昌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

資儲皆無子遺虎復命秦公韜出自并州遊於

秦雍亦如之宜數惡韜秉政終有代已之意是

行也嫉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于宣而無寵于

韜微勸宜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冬十月麻

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陝敗之斬首三千

餘級一作護軍李達率眾七千來降自河以南

氏羌始皆來附

建武十四年夏四月秦公韜有寵于虎欲立之

以太子宣長猶豫未決宜嘗忤旨虎怒曰悔不

立韜也韜由是益驕五月熒惑入婁犯填星占

者以為災在趙兵大起國有喪六月韜起堂於

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宜見之大怒斬

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至十丈宣聞之恚甚謂

所幸力士鉅鹿楊杯及牟皮牟成趙生等曰韜



凶豎勃逆敢違我如是汝等能殺之者吾西入  
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死主上必親  
臨喪吾因行大事無不濟矣杯等許諾秋七月  
宣將殺韜乃先詣寺與佛圖澄同坐塔上一鈴  
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  
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  
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及韜後至澄熟視良  
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爾虎夢  
龍飛西南自天落地且而召澄問之澄曰嗚下  
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屠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  
流慎勿東行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易  
語云六情所受悉皆是賊耄但使少者不憚憚  
卽好爾自此以後澄便寓言不復彰顯八月社  
日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爲三狀若匹  
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沒後分爲  
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  
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  
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七

七

與僚屬讌於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嘆曰人  
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爲吾飲令  
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泫然流涕左  
右莫不歔歔因宿于佛寺中宣遣楊杯牟皮牟  
成趙生等十餘人夜緣獼猴梯而入斫殺韜於  
精舍置其刀箭而去旦日宣奏之虎哀驚氣絕  
久之方蘇將出臨其喪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  
者未知何人恐在蕭牆之內慮生非常鑿與不  
宜輕出虎以佛圖澄先誠乃止遂嚴兵發哀于  
大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往臨韜喪不哭直言  
呵阿使舉衾觀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  
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宜殺韜欲召  
之懼其不入乃詐言其母杜氏哀過危憊宜不  
謂見疑入朝中宮因而留之建興人史科知其  
謀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  
人從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  
五等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闇中杯不見  
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七

七

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作  
大事矣一云敗乃事矣科踰墻獲免虎馳使收楊杯半

皮趙生等杯皮皆亾去執趙生詰之生具首服

虎悲怒彌甚幽宣于席庫以鐵環穿其領而鏢

之作數斗木槽和以煖飯以猪狗法令食之取

殺韜刀箭舐其上血哀號之聲震動宮殿佛圖

澄諫曰宜韜皆陛下之子今爲韜殺宜是重禍

也陛下若含怒加慈者福祚猶長尚有六十餘

歲如必誅之宜當爲書星下掃鄰宮也虎不從

十六國春秋卷七

乃積柴於鄰北樹標其上標末置轆轤穿之以

繩倚梯柴積送宣于標所使韜所幸宦者郝稚

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

以繩貫其領轆轤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所眼消

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烟炎際天虎築中臺從

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

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二十九人宣少子年

纔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虎欲

赦之大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殺之見挽虎衣

大叫至於帶絕時人莫不爲之流涕虎因此發

病廢其母杜氏爲庶人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

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

以養猪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

是散騎常侍趙攬言于虎曰中宮將有變宜防

之及宣殺韜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貴嬪柳

氏尚書者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寵

於宣亦殺之虎追念其姿色復納者少女於芳

林園九月虎議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斌彭

十六國春秋卷七

斌公遵竝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

一請擇二公而樹之虎曰卿言正合吾意戎昭

將軍張豺曰燕公母賤又嘗有過彭城公母前

以太子事廢之今復立之恐不能無微恨陛下

宜審思之初虎之破上邽也張豺獲劉曜幼女

安定公主年十二有姝色納于虎虎嬖之生子

世封齊公豺以虎年長多疾徵立世爲副冀劉

氏爲太后已得輔政方說虎曰陛下再立儲宮

其母皆出自娼賤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

孝者立之虎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虎再與羣臣議於東堂曰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腸何爲專生惡子兒年二十餘輒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乃與張舉李農定議勅公卿上疏請立世爲太子大司農曹莫不肯署名虎使張豸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故不敢署虎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意矣可令論之遂立世爲皇太子以昭儀爲皇后召太常條攸光祿勳杜叡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七

上

謂之曰煩卿傳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宜明之署攸爲太傅叡爲少傅冬十月虎使符健寇竟陵十一月享羣臣於太武前殿佛圖澄殿上褰衣而行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石下而視之有棘子生焉冉閔小字棘奴故澄之言及十二月辛巳大雨霖虎問佛圖澄澄曰其爲我乎至戊子而澄卒是年造刀一口長五尺

銘曰皇帝石氏隸書

太寧元年春正月虎疾瘳遂以晉永和五年僭

卽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改元太寧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爵爲王以尚書張良爲右僕射故東宮高力等萬餘人謫戍涼州行達雍城不在赦例勅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使之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奢定陽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胡人頡獨鹿微告戍者戍者皆踴躍大呼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率衆攻拔下辨逼張茂爲大都督大司馬載以輕車安西將軍劉寧自安定擊之爲犢所敗

十六國春秋

卷十七

上

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斬二千石長史長驅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以當十雖無兵甲所拒掠民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奔潰戍率皆隨之比至長安衆已十萬樂平王苞時鎮長安盡銳拒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趣洛陽虎遣李農爲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將軍張賀度征西將軍張良征虜將軍石閔等率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安農等大敗又戰于洛陽又敗退壁成臯犢遂東掠棗陽陳留諸郡虎



大懼以燕王斌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帥精騎一萬統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車騎將軍蒲洪等討之弋仲將輕騎八千餘人至鄴求見虎時寢疾未之見也引入領軍省賜以已所御食弋仲怒曰國家有賊召我擊之官當見我面授方略破賊而以食食我我來覓食耶且主上不見我我何以知其存亡也欲引還虎力疾見之弋仲讓虎曰兒死愁耶何爲而病兒幼時不擇善人教之使至于爲逆旣爲逆而誅之又何愁焉

十六國春秋

卷七

三

且汝久病所立幼兒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先憂此勿憂賊也犢等窮困思歸相聚爲盜所過殘暴何所能至老羗爲汝一舉了之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於坐授使持節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羗堪破賊否乃被鎧跨馬于中庭因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與斌等擊犢于滎陽大破之斬犢首而還盡滅其餘黨虎命弋仲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平西郡公蒲洪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都督秦雍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進封略陽郡公二月晉征北大將軍褚裒使部將王

龕來伐拔其沛郡獲將軍支重始平人馬昂起兵于洛氏葛谷自稱將軍樂平王苞攻滅之誅

三千餘家熒惑犯積尸又犯昴月熒惑北犯河鼓洛陽一作齊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山碛上夜

忽鳴喚聲聞三十里遣人打落兩耳及尾以鐵釘釘四脚夏四月乙卯虎病甚以彭城王遵爲

大將軍鎮關右燕王斌爲丞相錄尚書事張豺

十六國春秋

卷七

四

爲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惡斌輔政恐不利于太子與張豺謀

去之矯詔稱斌無忠孝之心免官歸第尋復使豺弟雄矯詔殺之乙丑彭城王遵自幽州至鄴

勅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涕泣而去是日虎疾小瘳問遵至未左右答曰去已久矣虎

曰恨不見之虎臨西閣龍騰中郎三百餘人列拜于前虎曰何所求也皆曰聖體不安宜令燕

王入宿衛典禁兵一作兵馬或言乞以爲皇太子虎

不知斌之已廢責曰燕王不在內耶呼來左右  
言王酒病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璽綬  
亦竟無行者尋憚眩而入戊辰劉后矯詔以豺  
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  
如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嘆曰禍將作矣吾  
無為豫之仰藥而死已巳虎薨於金華殿及遵  
僭立葬於顯原陵偽諡武皇帝廟號太祖虎以  
晉咸康元年僭位至晉太和五年死在位十五

年  
十六國春秋卷十七

春秋卷第十七

後趙錄八

春秋卷第十

石世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石世字大業虎之幼子劉曜幼女安定公主所  
生也宣等被殺張豺勸立之虎死即偽位尊母  
劉氏為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進張豺為丞相  
豺辭不受請以彭城王遵義陽王鑒為左右丞  
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太尉張舉謀誅司  
空李農舉素與農善密以豺謀告之農懼將騎

十六國春秋卷十七

百餘奔廣宗帥乞活數萬家堡上白劉氏使張  
舉統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為鎮軍大將軍  
監中外諸軍事司隸校尉以為已副鄴中羣盜  
大起迭相劫掠彭城王遵先鎮關右至是聞喪  
屯於河內時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車騎大將軍  
蒲洪安西將軍劉寧征虜將軍石閔武衛將軍  
王鸞寧西將軍王午立義將軍段勤及石榮王  
鐵等討梁犢還遇遵於李城共說遵曰殿下長  
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以殿下為嗣但以末年憚

惑爲張豺所誤今女主臨朝奸臣用事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殿下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倒戈開門以迎殿下者耶遵從之五月遵自李城舉兵還趣鄴洛州刺史劉國等率洛陽之衆往會之傳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丙戌遵次於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爲前鋒都督豺將出拒之者舊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爲張豺守城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亦率龍騰二千

十六國春秋卷九

一一

斬關迎遵劉氏懼召張豺入對之流涕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至此今皇嗣冲幼託之將軍將軍將若之何欲加遵重官能彌之乎云云豺曰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但云唯唯劉氏乃下令以遵爲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己丑遵北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庚寅遵貫甲耀兵入自鳳陽門升太武前殿擗踊盡哀退如東閣斬豺于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僞讓至三羣臣敦勸乃受之僭卽尊位于太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罷上白之圍辛卯封世爲譙王邑萬戶待以不臣之禮廢太后劉氏爲太妃尋皆殺之世立凡三十三日

石遵

石遵字大祗虎第九子也初封齊王虎僭立改封彭城王虎死世嗣僞位遵廢世自立尊母鄭

十六國春秋卷八

一一

氏爲皇太后立妃張氏爲皇后故燕王斌子衍爲皇太子大司馬義陽王鑿爲侍中太傅沛王冲爲太保樂平王苞爲大司馬汝陰王琨爲大將軍武興公閔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李農歸請罪遵復其位待之如初遵立七日甲午鄴中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孟升水火俱下災太武暉華殿及宮內府庫至于閭闔諸門觀閣蕩然無餘乘輿服御燒者太半光燄燄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乙未



雨血周遍鄴城時沛王冲鎮薊聞遵殺世自立  
謂其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而殺之罪  
逆莫大其勅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于是留寧  
北將軍沐堅成幽州帥衆五萬自薊南下傳檄  
燕趙所枉雲集比至常山衆十餘萬軍次苑鄉  
遇遵赦書冲謂左右曰皆吾弟也死者不可復  
追何爲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冲將陳暹曰彭城  
篡弒自尊爲罪大矣王雖北旆臣將南轅俟平  
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冲乃復進遵馳遣

十六國春秋卷十六

四

王擢以書喻冲冲弗聽遵假武興公閔黃鉞金  
鉦與司空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  
冲兵大敗獲冲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  
人是月遵遣中黃門竺昌蒲請道安入萃林園  
廣修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國運衰危乃西適率  
牛山六月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聞趙之亂出屯  
安祿遣諸將經營河北遵揚州刺史王浹舉壽  
春歸晉秋七月晉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  
趙卽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

宜深入可先遣偏師裒重陳前所遣前鋒督護  
王頤之等徑造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麋疑  
進軍下邳賊卽奔潰疑率所領據其城池今宜  
速發以成聲勢于是除裒征討大都督率衆三  
萬徑進彭城使西中郎將陳遠進據壽春河朔  
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裒撫納之甚得其歡心  
又遣督護王龕伐沛獲遵僞相支重郡中二千  
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義請援遵  
以李農一作李亮爲南討大都督率騎二萬拒之哀

十六國春秋卷十六

五

遣王龕李邁領銳卒三千來迎龕等違裒節度  
軍次代阪爲農所敗李邁死之士卒死傷大半  
龕執節不撓尋亦被害裒遂不能進八月退屯  
廣陵陳遠聞之懼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樂平  
王苞時鎮長安謀帥關右之衆攻鄴左長史石  
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百餘人苞性  
貪而無謀雍州豪帥知其無成竝馳使告晉晉  
梁州刺史司馬勳率衆赴之仇池公楊初襲破  
西城九月勳出駱谷破遵長城戍壁于懸鈎去

長安二百餘里遣治中劉煥攻長安斬京兆太守劉秀離又拔賀城三輔豪傑多殺太守令長以應勲凡三十餘壁衆五萬人苞乃輟攻鄴之圍使其將麻秋姚國等率騎拒勲遵遣車騎將軍王朗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勲爲名因劫苞送鄴勲以兵少未能自固畏朗不敢進冬十月遵將石遇攻宛陷之執南陽太守郭啓司馬勲釋懸鉤復攻拔宛殺遵南陽太守袁景退還梁州初遵之發李城也謂武興公閔曰努力事成當

十六國春秋

卷六

六

以爾爲儲貳旣而立太子衍閔甚失望自以勲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任閔素驍勇屢立戰功夷夏宿將皆畏憚之旣爲都督總內外兵機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萬餘人皆奏爲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宮女樹已之恩遵弗之猜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咸怨怒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勸遵稍奪閔兵機閔益恨望準等咸勸誅之十一月丙辰遵召義陽王鑒樂平王苞汝陰王琨淮南王昭入

議于鄭太后前曰閔不臣之迹漸著今欲誅之如何鑒等皆曰宜然太后曰李城還兵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何可遽殺也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司空李農及右衛將軍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彥周成率甲士三千人執遵于南臺如意觀遵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遂殺之于琨華殿并誅鄭太后張皇后及太子衍上光祿大夫張斐

十六國春秋

卷六

七

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等遵在位一百八

十三日

石鑒

石鑒字大朗一作郎遵之兄虎第三子也初封義

陽王殺遵自立年號青龍大赦殊死已下以武

興公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司空李農爲大司

馬並錄尚書事張舉爲太尉郎闔爲司空秦州

刺史劉羣爲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爲中書監

鑒使樂平王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

等夜攻閔及農于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鑿恐閔爲變僞若不知者夜斬松才于西中華門并誅苞新興王祗虎之子也時鎮襄國與姚弋仲蒲洪等通和連兵移檄中外欲共誅閔農鑿遣汝陰王琨爲大都督與太尉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人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皆殺之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人伏于胡天亦欲誅閔農鑿在中臺伏都帥三十餘人將

十六國春秋

卷六

八

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閔使尚書王朗一作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鑿于御龍觀懸食以給之下令城中曰近日孫劉構逆支黨伏誅良善一無與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留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勅戒城門不復相禁于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羯人去者填門閔知羯人不爲已用頒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級武官立拜牙門一日之中斬羯首數萬人閔親率趙人以誅羯人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羯人死者二十餘萬于時有高鼻多鬚者無不濫死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閔皆以書命趙人爲將帥者誅之太宰趙庶太尉張舉中軍將軍張春光祿大夫石岳撫軍將軍石寧武衛將軍張季及諸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汝陰王琨奔據冀州撫軍將軍張沉據滏口張賀度據石瀆建義將軍段勤未杯據黎陽寧南將軍楊羣據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龁蘭之子據陳留姚弋

十六國春秋

卷六

九



仲據混橋蒲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皆不附于閔

王朗麻秋自長安赴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

千餘人朗奔襄國秋帥衆奔蒲洪姚弋仲子曜

武將軍益武衛將軍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滿

頭弋仲帥衆討閔軍於混橋汝陰王琨及張舉

王朗率衆七萬伐鄴閔帥騎千餘拒之戰于城

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所向摧陷斬首三千

級琨等大敗奔歸冀州閔與李農率騎三萬討

張賀度于石瀆鑿密遣宦者齎書召撫軍張沉

十六國春秋

卷六

十

等使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鑿

殺之誅虎孫二十八人盡殪石氏鑿在位一百

三日虎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

勅收付廷尉俄而斬之于建康市虎十三子五

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

識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虎惡之

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始勒以晉

成帝咸和三年歲在戊子僭立二主四子凡二

十三年以晉穆帝永和六年歲在庚戌滅

卷第八十八

後趙錄九

春秋卷第十九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閔

石閔字永曾小字棘奴虎之養孫也父瞻字弘

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其先漢黎陽騎都

督累世牙門勒破乞活陳午獲瞻時年十二長

而勇悍便弓馬臨陣不顧勒奇之曰此兒壯健

可佳命虎子之驍猛多力所向無前歷位將兵

都尉左積射將軍封西華侯高侯之戰敗死于

十六國春秋

卷九

一

陣閔時甚幼聰慧異常臨事果銳虎撫之如孫

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過人拜建節將軍

徙封修成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虎之敗

于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

後威聲彌振晉永和六年閔旣殺鑿司徒中鍾

司空郎闔等四十八人共上尊號閔固讓李農

農以死固辭閔曰吾屬故晉人也今晉室猶存

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奉表迎晉

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尚書胡睦進曰陛下聖德

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遠竄江表豈能總馭

英雄混一四海乎閔曰胡尚書之言可謂識機

知命矣于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內殊

死已下改元曰永興閔欲滅去二石之號下令

曰孔子曰死姓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三國繼趙

李讖書炳然且德星鎮衛宜改國號曰魏一作衛

復姓冉氏一作易追尊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

高皇帝尊母王氏為皇太后妻董氏為皇后子

智為皇太子封子循為太原王明為彭城王裕

十六國春秋卷九

為武興王以司馬李農為太宰領太尉錄尚書

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為縣公文武進位三等

封爵有差遣使者持節赦諸軍屯皆不從新與

王祗聞鑒之先僭稱尊號于襄國改元永寧以

汝陰王琨為相國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

以姚弋仲為右丞相親趙王待以殊禮夏四月

祗遣汝陰王琨及張舉王朗將兵十萬伐魏閔

遣使臨江告晉曰逆賊擾中原今已誅之若能

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應閔誅李農及其

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及中常侍嚴震

趙昇等五月晉廬江太守袁真攻魏合肥執南

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六月汝陰王琨率

眾伐鄴進據邯鄲祗鎮南將軍劉國自繁陽會

之閔遣衛將軍王泰率兵迎擊琨眾敗績死者

萬餘人琨歸邯鄲劉國還屯繁陽秋八月苻健

率眾自枋頭入關與張賀度段勤劉國斬豚等

會于昌城將共攻鄴閔遣尚書左僕射劉羣為

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通周成等帥步騎十

十六國春秋卷九

二萬次于黃城閔射統精卒八萬繼之戰于荅

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人追斬斬豚于

陰安鄉盡俘其眾振旅而歸閔戎卒三十餘萬

旌旗鉦鼓絲互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也

閔至自蒼亭行飲至之禮清定九流準才授任

儒學後門多蒙顯擢於時翕然方之為魏晉之

初又遣使備禮徵隴西辛謐謐字處道少有志

尚博學善屬文攻草隸書為時楷法性恬靜不

妄交遊長安既陷沒於劉聰聰拜為大中大夫

不就勒虎之世竝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日顏  
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至是閔復徵之謚遺閔  
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  
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  
而不返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  
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耶  
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  
與吉會爾謚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  
累基是也君王功已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  
十六國春秋卷十九 四

思聖王包桑之誠也閔志在綏撫銳于澄定聞  
言大怒遂誅之并殺其子伯陽  
永興二年春正月閔攻圍襄國百餘日爲土山  
地道築室返耕祇急迫大懼乃去皇帝之號改  
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乞師于慕容儁許送傳國  
璽中軍將軍張春請救於姚弋仲三月汝陰王  
現自冀州救弋仲復遣子襄率騎三萬八千  
至自灑一作瀨頭儁遣將軍悅縮率騎三萬至自  
龍城三方合勁卒十餘萬閔遣車騎將軍胡睦  
拒襄于長蘆將軍孫威拒現于黃邱兵皆敗績  
士卒畧盡睦威單騎而還現等軍且至閔將出  
擊衛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平外救雲集若  
我出戰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  
勢一作銳徐伺其釁而擊之且陛下親臨行陣如  
失萬全則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請率諸將爲  
陛下滅之閔將止道士法饒進曰陛下圍襄國  
經年無尺寸之功今賊自至又避不擊將何以  
使將士乎且太白入昴當應趙分百戰百剋不